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五日 星期六



雙鳳回巢·八大錘

沈鴻鑫

出殯

「出殯」這個詞很久沒聽見了。二十年代南京修好了中山陵，國民黨派大員到北平迎靈，出殯時從香山碧雲寺起靈，小棺抬到西直門，然後換大槓，一直抬進前門上火車……三十年代北京戲迷送楊小樓的出殯是有名的，橋開始，一路吹吹打打送到陶然亭南邊的伶人地，尤其有個撒紙錢的人，本來已經退休，但禁不住楊家後人請求，於是復又出山，大風頭了一把。此後解放，北京市許多年沒有出殯，唯獨周總理去世時，長安街萬衆送總理，眼睛裡噙着淚花，上牙把下唇咬破……電視中還在講：「凡是答應在一天中出殯的，給一萬元；在兩天中出殯的，給兩萬，在三天中出殯的，給一萬……」

「出殯」這個詞很久沒聽見了。二十年代南京修好了中山陵，國民黨派大員到北平迎靈，出殯時從香山碧雲寺起靈，小棺抬到西直門，然後換大槓，一直抬進前門上火車……三十年代北京戲迷送楊小樓的出殯是有名的，幾乎所有的京劇名伶都到場，彷彿缺了誰都不夠格似的。從楊住家的虎坊橋開始，一路吹吹打打送到陶然亭南邊的伶人地，尤其有個撒紙錢的人，本來已經退休，但禁不住楊家後人請求，於是復又出山，大風頭了一把。此後解放，北京市許多年沒有出殯，唯獨周總理去世時，長安街萬衆送總理，眼睛裡噙着淚花，上牙把下唇咬破……電視中還在講：「凡是答應在一天中出殯的，給一萬元；在兩天中出殯的，給兩萬，在三天中出殯的，給一萬……」

我明白了，在三天中出殯的，給一萬……

事故，死了不少礦工，無以平息眾怒，最後請出這條經濟槓桿。記得剛解放時，我家住北京燈市口，這是條繁華的大街。頭天剛走過唱「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」的隊伍，第二天就過出殯！幾頭沒精打采的牲口，拉着紙人紙馬，垂頭喪氣地走過。這是我第一次看過的出殯！時至今日，北京農村也不怎麼出殯了，為什麼黑龍江鶴崗煤礦出了大

礦礦還保持着這些舊風習？家屬們是沒有多得的上策！錢反正不是國家的，這裡裡宣泄掉心中的悲哀。然後呢，完了就完了，再沒有你哭的權利。所以從領導層講，能夠讓死難礦工之家早出殯，實在是不能的，煤礦可以一次付給三十萬元現款。如果不同意，那就零碎着解決，很麻煩也很沒有保證。最後加起來，也未必有一聲微微弱下去，電視中不再講出殯了。我倒是腦子越發

清醒，再次想起了那僅見過一次的出殯。你原本是一種應該捨棄的風俗，你

很陳舊，從器物到禮儀。本來真是應該隨着新社會而被拋進垃圾桶的。不料

，今天你卻被可憐的礦工家屬拿來做武器！這，究竟好不好呢？對於失職甚

至喪盡天良的官員，無疑這是你們最後的防線。但，這樣的防線也不能阻擋

零碎着解決，很麻煩也很沒有保證。最後加起來，也未必有一聲微微弱下去，電視中不再講出殯了。我倒是腦子越發

清醒，再次想起了那僅見過一次的出殯。你原本是一種應該捨